

艾叶青团解乡愁

□江初昕

时至春日,让我情不自禁想起家乡的艾叶青团子,那浓香的诱惑让我情难自禁。墨绿闪亮的皮儿,升腾着暖暖香香的热气儿,诱得我魂牵梦绕。它就是家乡的艾叶青团。它的香味飘呀飘,飘洒在家乡的每一寸土地,充盈着每一个父老乡亲们的心田。

吃青团的习俗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周朝。《周礼》记载,“仲春以木铎循火禁于国中”,百姓息炊,“寒食三日”。每逢寒食,人们不生火做饭,只吃冷食。在北方老百姓吃的是事先准备好的枣糕、麦饼等,而在我们南方,则多为青团、糯米糖藕等。

明代《七修类稿》中也说:“古人寒食采杨桐叶,染饭青色以祭,资阳气也,今变而为青白团子,乃此义也。”清代《清嘉录》对青团有更为明确的解释:“市上卖青团熟藕,为祀先之品,皆可冷食。”

春暖花开的时候,田间地头艾叶早早地探出了头,绿油油的匍匐在地上。清明节前,摘艾叶成了我们小孩子的乐趣。

我们相邀挎上竹篮,蹦蹦跳跳走在家乡田野间,手中的竹篮成了玩具,或抛向空中,或相互投掷,追逐嬉戏,欢声笑语在幽静的田间地头传扬。

玩够了,找一块艾叶多的地方动手采摘。大家四处散开,或钻入密林深处,或潜在菜花丛中,耳边响起此起彼伏剪刀“咔嚓”声。不久,大家的竹篮里满是蓬松翠绿的艾叶,不时散发着淡淡幽香。

回家后,母亲把艾叶倒在地上,捡去老叶杂物,收拾好再洗净,等锅中水开以后,放入艾叶稍微煮一下,当煮到叶子用手捏捏有熟烂的感觉时,捞起。这时的叶子绿得如墨,仿佛整个春天的绿意都浓缩在了这儿。

艾叶煮好了,连同汁水趁热掺进早已准备好的米粉。米粉是糯米和籼米按一定的比例掺杂好的。把米粉拌匀,不停地用力揉动,使其有劲道韧性为止。

不久,一个大大的绿色粉团就出现在我们面前。用湿布盖上醒上几分钟就可以包青团子了。

接下来,母亲要叫来左邻右舍来帮忙包青团子,大家围坐在饭桌

前,家长里短闲聊着,气氛一下子热闹了起来。

先从粉团上摘下面皮,搓揉成圆团,用指头在中间戳一个洞,用大拇指和食指卡在粉团两侧,然后一边旋转一边捏,很快,一张圆圆的馅皮做好,仿佛是一只小碗呈现在眼前,再把馅料填进去,左手托住馅皮,右手拇指和食指捏住皮边,慢慢将馅封住。呵呵,一个胖乎乎模样可爱的青团子就做好了。

做青团子的馅料主要分两种:咸的有酱干、笋丝、腊肉馅料;甜的有豆沙、芝麻糖的。

母亲知道我最爱吃甜的青团子,每次做这几样是少不了。为了便于识别青团子的馅料,母亲把甜馅的青团子印在模子里,这样,青团子的周边有齿纹,表面上一个“花开富贵”的图案。

等青团子全部做好了,将青团子放入蒸笼,旺火蒸熟。蒸熟的青团子整个油光发亮,氤氲的雾气里透着诱人的香味,让人垂涎欲滴。

刚出笼的青团子,趁着升腾的热气,我就迫不及待抓了一个,烫得哇哇直叫,左右手不停来回倒换。

酱干馅料的一口咬下去,腊香扑鼻,满嘴冒汁,油而不腻;而芝麻和豆沙的在爽滑的青团子在粉皮包裹下,犹显劲道十足,软糯适口,伴着淡淡的艾叶清香,吃起来咂咂有声。

我自小喜欢吃甜的青团子,那香甜的味儿飘散开来,早把我的馋虫全勾出来了,我忍不住大口大口地吃开了。

“慢点儿,慢点儿,别烫着。”母亲总是满眼怜爱地看着我说。如今,虽然远离家乡,但每到清明节,我都要回家做清明扫墓。

虽然母亲如今年纪大了,腿脚也不利索了,但母亲依然不改以前的习俗,早早备好食材,请邻居做了不少青团子,等我回去吃。

小时候软糯的青团子是解馋的,如今的青团子是解乡愁的。咬上一个艾叶青团子,舌尖味蕾里熟悉的味道慢慢溢出。

母亲还是用那慈祥而安静的眼光看着我,不由间,一股暖流在我的心头涌动……

灯下漫笔



春游
李道

诗韵扬州城

□刘伯毅

多少年了,一句“天下三分明月夜,二分无赖是扬州”惹得我梦魂几缕绕扬州。扬州,在我的想象里,有着绿杨下的城郭、明月下的美人、古巷中的清曲和石桥畔的诗酒文会,扬州应当是一个被数不尽的杨柳层层包裹的花园城市,繁华热闹,商贾云集,又演绎着浪漫的爱情故事。

走进扬州,果然如走进了一幅水墨横轴:亭台楼榭,飞檐斗角,弱柳扶风,画舫映水,翠竹邀月,比想象中的还要精致美丽并富有诗意。扬州有苏北的奔放,但滤去了几丝粗犷;有苏南的精巧,但少了几分精明的忸怩。扬州如同一位楚楚可人的小家碧玉,但一颦一笑间透露出的,却是大家闺秀的风韵。

一千年前的唐朝,扬州是一个大都市了,大运河的开通,把运气给了扬州。皇上动不动要来,还有一拨拨达官贵人,文人当然也不落后,“腰缠十万贯,骑鹤下扬州”,是当时许多人的向往和时

尚。李白说: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,杜甫穷一点,没有去成扬州,也留了一句:“商胡离别下扬州”。到过扬州的许多诗人,感性的味道要浓些,不是“十里长街市井连”,就是“九里楼台牵翡翠”。清朝的扬州,因了盐业的发达,也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富裕城市,全国顶尖的人物似乎都在扬州生活和活动过,商人的挥霍无度,文人的放荡附庸,女人的风情万种,生活的舒适奢侈,都达到了极致。

在扬州,我的心情是愉快的,小轿车轻快地飞跑在许多飞檐斗拱的古建筑的街上,游人的心思,也像是要“一日看遍长安花”似的,这快乐无须有高头大马的排场,也不必苛求状元及第和腰缠万贯,因为扬州美丽的景色,湿润的情调已使人暂时忘却了名和利。难怪古今那些得意或失意的骚人墨客,打马从驿站上来,乘船从江河里来,入了扬州城,那一身失意或愁苦,那一声苍凉悲叹,都淡化在扬州的烟雨和温柔中。瘦西湖、大明寺、个园、扬州八怪纪念馆等一个个景点,闪烁着扬

玉兰一瓣

州历史与人文的亮彩,让游人大饱眼福,三丁包子、扬州盐水鹅等食品,凝聚着扬州人的聪慧及生活追求,让游人大快朵颐。在扬州,处处感到舒心,感到瘦西湖的水啊,你虽然流走了沧桑的岁月,虽然流走了往昔的繁华,却流不走扬州的魅力。

扬州有丰富的个性,它给我们提供了多个观察这座城市的视角。有风骨,有血性;有温婉,也有柔情;有市井民风,也有官场争斗,扬州城几度被毁,又几度崛起。生于扬州的朱自清,晚年之际,家中无米,他可以在病榻上拒领美国人发放的救济粮。他的骨气,他的倔强,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称赞。但他的笔下却可以描写含蓄深情的父亲的背影,又可以写心静如水的荷塘月色。

想要看清扬州、说清扬州是很困难的,因为扬州太迷人了。当我在纷飞的柳絮中告别扬州时,我对这座城市的依稀记忆逐渐明朗起来,时间可以流逝,生命可以消亡,但扬州那种浸润着历史的文化却越来越有生命力,让人留恋。

书房

□云墅

我是一个做室内设计的人,因为需要不断学习和汲取灵感,我订阅了一些有关设计的专业电子杂志。

杂志中的房子无外乎大房子和小房子,大房子的美与大度是不消说的,小房子往往也有很多的精巧之处,令人赞叹科技的无所不能和设计思路的绝妙。但小房子无非是把所有的生活必需,包括床都做成了显性与隐形不断地切换,因为只有这样,才能使有限的空间变得至少可以应付日常生活。

小房子如今深受年轻人的喜欢,或许是因为购房资金不够充裕,也或许是因为小房子随性灵活的生存方式已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时尚。

但在在我看来,除非你是候鸟一族,否则,拥有一间功能齐全甚至与极简相反的“极繁”的大房子还是非常有必要的,尤其对于书房的要求不仅不能或缺,还要精益求精。

我曾经读过一篇介绍作家们书房的文章,其中冯骥才和贾平凹的书房堪称是一个小级别的博物馆。书籍、艺术品、音响设备、

书法作品、木雕佛像,林林总总满满当当。

冯骥才用“杂乱不堪”来形容自己的书房:“我的书和艺术品就完全混在一起,我家保姆帮我收拾房子,我要求她一张纸都不能动。所有纸都是杂乱的,但我知道我需要的那张纸能在哪一堆里找到。”

这让我想起写《城南旧事》的林海音在一篇散文中记叙台北家事中也有类似的描述,大概意思是说:她先生夏承楹喜欢把书报信函“乱放”,她自己好整洁,总帮先生整理书房物什,先生找资料遍寻不着,就大发牢骚道:我的书房我心中有数,取用方便,你别动!

对于这些大作家来说,“书房”是他们“安放心灵的地方,是精神的原点”,是容不得别人窥伺和打扰的,哪怕是善意和虔诚的,也会乱了他们不染纤尘的对自我的皈依。

贾平凹则干脆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“上书房”,大气磅礴、名震江湖,并在中间写一块匾额:我家主人在写书,勿扰。他当然是配得上的,文学、书画他也算是通才了。

而在其他几位作家中,麦家与马原的书房从严格意义上讲已不是书房,而是个人图书馆,且已另栖良

所,那自然已不属于我等凡夫俗子的参照范围,我仍然很同意冯骥才说的那句话:书房不在外面,在家中。

如果房子大不到哪里去,那就把房子都变成书房。杨绛和钱钟书是过简朴生活的典范,“我家没有书房,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客厅,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、有书桌,随处都是书房。”我常常觉得杨绛坐在临窗的书桌后面静静书写华章的那张摄影照,不仅应该成为摄影经典也该成为文学经典。

如果没有一个向阳的有着大落地窗的书房,而你又很爱阳光和落在窗前摇曳的杏黄树影,甚至是落地窗上断了线的泪珠一般的雨滴,那就割爱,拿出一间卧室改成书房。当一上午,亮白的太阳光透过小花或月白色的窗帘,洒下斑斑驳驳的影子,你被那张大牡丹花布艺的老虎椅拥抱在怀里,一边读着塞尔苏达华丽的悲怆,一边体会温情而黏滞的渴望,你的心里便澄澈如洗,这世界只剩下你和他,以及你和他之间穿越时空的理解与爱恋。

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说,作家的最后一公里是在书房。我表示深为赞同。

芬芳一叶

清明节

□郑从容

清明节照例有雨
打湿你连绵不绝的忧伤
显得格外沉重

面对故人
我们隔着时空对话
点上一支香
过往的一幕幕浮现眼前
流水般飞逝
看得见
摸不着

生与死是注定的缘分
无关生死的是今世的缘分
一切随缘
缘分在
一切都在

清明节照例要喝酒
就着泪水一饮而尽
盼望着能睡个好觉
在梦里回到从前

紫琅诗会

难知道

□侯求学

总希望有鸟儿
在我的树杈里搭窝
却难知道
在鸟儿的眼里
我这枝叶是否够密

总希望夕阳西下
是回到了大地的怀抱
却难知道
月亮跟它的约会
在哪片山坳

总希望流水
能领会我作为芦苇对它的一片心意
却难知道
流水最终是归了大海
还是进了沙漠

总希望我的歌声
能拨动你的心弦
却难知道
是否干扰了你的宁静